

第一章 俊俏小傻子

俯身從角落揀了幾根柴禾添進灶膛，莫輕輕雙手架著火夾扒拉出透氣口。曬乾的柴禾易燃，蹭地一下燒得旺起，伴著劈劈啪啪的聲音，滾燙熱氣直往外逼。放下火夾，她捂住被烤得紅熱的瘦削兩頰，縮回身子。

柴火灶啊……上次見到還是回老家過年那會兒。

柴火灶靠添柴生火，非但不便利，就連讓鍋底受熱均勻，大火與小火轉換，都不易上手。

儘管如此，依舊令她記憶深刻。

最難忘的是蒸好米飯後鏟起，留在鍋底那層黃澄澄香脆脆的鍋巴。老家通常會往裡傾入備好的米湯，一把旺火燒成鍋巴粥。

每次吃完飯，她都必舀上一碗，焦香的鍋巴浸過米湯，半脆半軟，嚼上一口，滿嘴沁人米香。接著再喝口熱騰騰的米湯，冬日裡簡直暖進心窩，香入肺腑。

「娘子。」

溫潤卻夾雜幾分稚嫩的喊話驀然將莫輕輕的遐想打斷，她抬了抬眼皮，打量起走到身旁的男子。

男子身材修長，直著身子俯視她，本該是股壓迫感逼來，可眼下她只覺得自己在和一隻楚楚可憐的小灰狗對視，就連他原本極勾人心魄的鳳眸，都透著說不盡的純真和無辜。

「娘子，餓。」

莫輕輕收回視線，下意識摸向纏在額頭的布條，卻正好碰及傷處，疼得嘶一聲。

「娘子疼。」

小傻子撲通蹲下，鼓著腮幫子衝她的額角吹，動作雖笨拙，卻極小心，口裡不停念叨，「吹吹，娘子就不疼了。」

湊近看那雙眸子，乾淨似珠玉，溫潤若溪流，不知怎地就將她煩躁的心給安撫。穿越後，第一眼見到的不是歹人，而是心地善良又美貌的小傻子，算不算不幸中的大幸？

她穿越了，就在拿著畢業證書，美滋滋準備回家繼承家業的路上，一輛車撞來……再睜眼，她已躺在一間簡陋的屋子裡，成了一個農家小丫頭，並繼承了原主的記憶。

原主和她一樣，也叫莫輕輕，八歲時沒了爹娘，孤苦守著這間小破院過日子，也無親戚，待她最好的就數隔壁那對慈善夫婦。

至於眼前口口聲聲喚她娘子的小傻子，卻是丁點記憶都沒有，人傻，身分還存疑。莫輕輕眨了眨眼，旋即將人推開，站起身，「我沒事。餓了？那吃飯。」

她繞身到灶台前，揭開笨重的木鍋蓋，登時一股鹹香溢出鍋。

「魚！」

小傻子緊跟身後，見了鍋裡，雙眼炯炯發亮。

莫輕輕無奈一笑，哪有什麼魚，搜遍廚房裡外，得到的也只有半布袋麵粉和一捧竹筍、菌子，外搭兩塊芋頭，連粒米都沒見著。

至於鍋裡狀似一條條小魚，隨咕嚕熱泡翻滾游動的，其實是拿木箸將麵團沿盆緣拔出，美名曰「拔魚兒」的麵疙瘩罷了。

不過比起「拔魚兒」這名字，她倒覺得更像魚尾羹。麵疙瘩煮好後瑩白滑溜，就像是緊致的魚尾肉，在添了筍絲和菌菇絲的鮮稠滾湯中翻騰浮沉，一看就十分鮮香可口。

莫輕輕嚥了嚥口水，忙熄了灶膛的火，洗淨兩副碗筷，一人盛一碗麵疙瘩，在院中坐下。

小傻子雖心智不全，像個黃口小兒，但好在吃飯不用人伺候，笨拙地攥著木箸，邊吹熱氣邊往口裡扒拉，還不忘衝她仰起一臉笑，道聲好吃。

莫輕輕微垂眸，心裡的沮喪消散了兩分。

竹筍和菌子似放置了一兩日，看著不大新鮮，可浸泡在麵湯裡，充分吸足湯汁後，咬起來依舊鮮嫩無比。

麵疙瘩爽滑有嚼勁，怎奈原主胃口小，即便此前餓得前胸貼後背，但才一碗下肚，竟還是被撐到，難怪都瘦成皮包骨了。

望一眼纖細若乾柴的手腕，莫輕輕放下碗，罷了，權當省點口糧。

她捧著肚子懶懶往後靠，瞧著對面的人吃。

不知是餓太久還是因為是男子，小傻子胃口不賴，足足吃了三碗，鍋底都刮沒了，才終於見飽，然後撐著圓滾滾的肚子又使勁兒傻笑。

莫輕輕雙唇抿成一條線，得，她省下的全進了小傻子的肚子。

正值酷夏，天氣悶熱，宛若有個熱騰騰的鍋蓋扣在上空，憋得人喘不過氣。

收拾好碗筷，莫輕輕抬頭看了看天色，看樣子今日還有場雨。

思量片刻，望向蹲在地上逗螞蟻的小傻子，本想喚他，卻發覺不知該如何稱呼，想了想，她索性走過去拍拍他的肩。

「走，我們出門逛逛。」

小傻子一副似懂非懂的模樣，卻還是站起身，笑嘻嘻扯住她的衣袖。

莫輕輕遵循原主記憶，出了院門，一路沿黃土大道往縣中心而去。

她眼下住的地方叫長洛縣，位置遠離京城，是一座還算富饒閒適的小縣城。

長洛縣占地面積大，正街穿偏街，橫貫錯落。為便於管理，劃分為東南西北四個區塊，南區最是富饒，商賈名流集聚；東西兩區居次，小康人家偏多；北區占據末位，都是些境況不怎麼好的住家，比起其他三區，宛若橫生出一個村，格外突兀。

而莫輕輕就住北區，按家境算，大抵還是個墊底的。

由北往南行，先經過的是片簡陋卻有幾分安逸的矮屋小院。

正值午時，路上人不多，家家戶戶的煙囪飄著股青煙。

一個婆子迎面而來，見了她，立刻停下急快的步子。

「喲！莫家丫頭，妳這頭是怎麼了？磕著了？」

這是王婆子，住處與莫家隔了條街，平日愛打聽閒事，不過此刻著急回家做飯，見莫輕輕扶額訕訕一笑，她便也沒多追問。

只是她的視線又落在了旁處，眼裡隱隱閃著光。

「這小兄弟是誰？長得怪俊俏的。」

莫輕輕眉頭微挑，王婆子也不認識小傻子？

「娘子。」似是怯於王婆子直勾勾的打量，小傻子低低喊了聲，拉著她的衣袖悶頭躲到她身後。

好好一個男子這副做派，王婆子還有什麼不明白的，細長的眼睛裡溢出些許惋惜，搖搖頭。

「可惜是個傻的。」歎完努了努嘴，小聲問：「妳打哪兒撿回的？」

莫輕輕片刻不語，卻是搖頭。

費半天勁，一句有用的都沒問出，王婆子頓覺掃興，終於記起，莫家小丫頭是個悶葫蘆，三句話換不了她一個字，還能指望從她口裡聽見什麼？不如回家做飯，等得空了再向旁人打聽。

想到這，王婆子又再嘮叨兩句，便提著竹籃往家裡趕。

莫輕輕再提步後，時不時撇過臉看看身旁的人，心裡漸漸有了決斷。

由北往南，所及之地漸變繁榮昌盛，尤其是在縣中心穿過一條寬長拱橋時，人來人往格外熱鬧。

橋下是條不見首尾的河，名為傍水河，在日光下波光粼粼。河面時不時駛過一艘小船，運氣好的還能聽見船上的悠悠琴聲。

兩畔是齊齊的垂楊柳，綠油油、翠生生，隨著一股熱風拂過，如誰家的綠簾被掀開一般。

綠柳下的林蔭，小攤位一字排開，賣炊餅、捏糖人、販書，乃至卜卦算命，好多花樣。

仔細環視了圈，莫輕輕才繼續走。

抵至南區，街道更寬闊，人也更多，兩側盡是鱗次櫛比的商鋪，珠寶玉翠不在少數，水粉綢緞也比比皆是。時不時緩緩駛過一輛錦蓋馬車，車帷懸著的鈴鐺，叮鈴鈴直作響。

一路走一路逛，終於到縣衙。

抬頭看一眼頂上的匾額，她提起裙襬毅然踏上台階，在衙差跟前停下。

「兩位官爺，我是來報官的。」

長洛縣人多口雜，平日裡碰撞口角、小打小鬧是常事，但多數都是當事人自己私了，真正遇事上衙門報官的，還真是少之又少。

牛師爺抹乾淨嘴角殘餘的湯漬，不耐煩地催著正埋頭描畫像的畫師，「怎麼還沒好？」

「好了好了。」

畫師忙停筆，將完成的畫像遞給莫輕輕，「丫頭妳看看，可有什麼遺漏的？」

仔細端詳畫像片刻，莫輕輕篤定點頭，「同我記憶中的一模一樣，勞煩您了。」

牛師爺也跟著覷了眼，不屑一哼。

「當真是這人要謀害妳？這麼一個兇神惡煞的壯年男子，若真要害妳，妳還能活命？」

莫輕輕略略一笑，將畫像恭敬遞去，「回師爺的話，民女不敢妄言，許是驚嚇過度，又許是恰好碰著頭，那日究竟發生過何事，民女是一點也想不起。可唯獨畫中男子，分明不認識，卻記得他的容貌，想來就算不是謀害民女的人，也與此事脫不了干係，故而還望大人和師爺為民女做主。」

原主是何緣由去世，莫輕輕並不知曉，卻記得她生前最後瞧見的人的樣貌，正是畫中男子。不管如何，既用了人家的身子，總得為她討個公道。

牛師爺捋了捋鬚鬚，招手讓人拿走畫像，「這事我會向大人稟報，妳可以走了。」說罷就要負手離去。

莫輕輕急忙將人喊住，「師爺，其實民女還有一事相求。」她回頭看向身後寸步不離的小傻子，「還有這人……」

她將事情大概說了一遍。

「不成不成，當衙門是善堂，什麼人都收不成？」

聽罷話，牛師爺決然擺手，大步往外走。

莫輕輕不死心，三步並兩步跟在後頭，「可師爺，民女真不認識他。男女有別，他總這麼跟著，讓人瞧見，不知會說什麼閒話呢。再說，養這麼大的孩子說丟就丟，他家裡得多擔心？知縣大人寬厚愛民，您又是大人的耳目心腹，定不會坐視不理的，對嗎？」

家裡擔心？牛師爺心下一陣冷笑，這傻子除了費點口糧，還有什麼用處？要他說啊，指不定是人家特意撇下，也就這個傻丫頭倒楣給攤上了。

還想留在衙門吃白食？想得美！

禁不住她消磨，牛師爺停下，精明的眼珠子滴溜一轉，撫著鬚鬚思量，「妳若執意留下他，也不是不可。衙門沒地方，那就去牢裡與犯人同住，可願意？」

「啊……」看看不知自己就要被拋下、依舊憨笑跟著她的小傻子，莫輕輕突然生出許多不忍，「可他沒犯事，還很聽話。」

聞及，牛師爺氣勢更足，背手而立，「路只有一條，看妳選不選了。」

正說話間，小傻子俯身將臉埋在她肩上，「娘子，臉熱。」

什麼臉熱，分明是這會兒太陽出來，在外頭站太久，被曬得臉頰發燙罷了。莫輕輕又是好笑，又是無奈。

小傻子單純不諳世事，若真進牢房，到時還指不定給人欺負成什麼樣。不管怎麼說，醒來後，是他一直趴在床側守著她……

掙扎幾個來回，她咬咬牙，「那師爺，您看這樣，人我先照看，您幫著給他貼告示尋尋親，成嗎？」

「尋親啊……」牛師爺下巴微壓，作思考狀，實則在掩飾嘴角的喜色，「也行，妳領他再去描張畫像，大人自會派人貼公告，幫妳尋著。」

尋親好說，尋不尋得到就聽天由命了。

不知牛師爺所想，莫輕輕連連道謝，又在衙門裡待了好一陣，直到畫完人像，才領著小傻子離開。

出了縣衙，一路往回走。

正午時分，大太陽曬得人頭暈目眩。莫輕輕原想先回家，趁此想想今後打算，不料才下拱橋就被一隻強而有力的手給抓住。

「莫家丫頭，妳可讓我好找啊！」

來人是個肩寬腰粗個子壯的婦人，雙眼直瞪過來，若非有記憶，莫輕輕險些以為是來挑事的。

「妳這頭……唉算了算了，這兩日都去哪閒散了？還有這麼多衣裳等著妳呢。」嘮叨間，拽起她便走。

莫輕輕認得，此人叫孫翠香，大夥兒喚其孫大娘，至於為何找她……照前世的說法，孫大娘算是個包工頭，就是憑藉門路，將一些人家的髒衣裳攬下，收取工錢後，轉頭再雇傭那些年輕女子來洗，原主便是靠洗衣賺取家用。

手腕被攥得生疼，莫輕輕正欲甩開，卻見一個身影先竄到前頭，啪地一下拍掉孫翠香的手。

像護小雞仔一般，小傻子將她護在身後，兇巴巴瞪著眼，「不准欺負娘子！」

「誼你這人……」冷不丁挨一下，孫翠香揉著手背就要發火，結果對上那張俊臉，半句話噎在喉嚨裡，轉而卻是將他好一通打量，「你是誰？怎麼此前從未見過？」果然，又是一個不認識小傻子的。

怕她橫生猜疑，莫輕輕適時打斷，衝孫翠香微笑道：「大娘，不是還急著洗衣裳嗎？再不去天都要黑了。」

一語點醒人，萬般事都抵不過活計重要，孫翠香轉眼就忘記自己要說什麼，忙領著人繼續走，只是這次斷不敢生拉硬拽了。

他們去到北區一家小院，破落的院子裡堆積著幾籬筐髒衣裳，每只籬筐邊緣懸著塊木牌，寫明這是哪家的。

五個與莫輕輕年紀相仿的小姑娘正在打水搓衣，忙得不可開交。

孫翠香指了旁處兩只籬筐給莫輕輕，才又風風火火離去。

人剛走，小姑娘一個兩個上前打聽。

「輕輕，妳這兩日怎麼都不來？」

「妳額頭的傷……是出事了？」

妳一言我一語問得起勁，莫輕輕正思忖著該怎麼回，就聽有人冷不丁問了句——

「他是誰？」

問話的姑娘緊盯莫輕輕身後，小臉緋紅，「妳怎地還帶個男子來？」

一道道探究的視線齊刷刷刺來，小傻子怯怯往莫輕輕身後躲。

「誼，輕輕，他樣子有些怪。」

莫輕輕嘴角微抿，旋即勾出一抹笑，「是個癡兒。」

幾人聞言，面面相覷，竊竊私語兩句，這才紛紛搖頭散開，傻子沒什麼好議論的。

莫輕輕也不多說，看看四周，將小傻子安置到陰涼處，囑咐他不要亂跑，隨後便

擡起袖子在木盆前坐下，挑了件較輕便的衣裳笨拙地搓揉。

要說弄口吃的倒不是難事，可要洗衣裳，她還真不大行。不過想起兜裡僅剩的十文錢，一咬牙，還是得為生計屈服。

她邊奮力搓衣，邊聽幾個小姑娘嘮嗑。原主本就寡言少語，眼下她一句不吭，倒是十分尋常。

這些姑娘都是些能言善道的，硬是從今日吃了什麼聊到昨日見了什麼，甚至漫天長談起家裡說親的事，到最後竟還感歎起工作的不易。

有人歎氣，「誒，我們一件衣裳一文錢的洗，什麼時候才到頭啊。」

「可不是嘛，還不如去大戶人家做丫頭呢。」

可很快又有人反駁，「丫頭也不是好做的，我跟妳們說……」

之後的八卦，莫輕輕都沒怎麼聽清，只是垂眸盯著被水泡得發白發皺的雙手，神色不大痛快。

一件衣裳一文啊……可原主得洗兩件才能拿到一文……

烈日灼身，滿頭是汗的莫輕輕全身血液都跟著沸騰起來。苦可以吃，辛苦賺取的工錢可不能任人剋扣啊。

想著想著便入了神，直至突然感覺到一片陰涼，她抬起頭，只見小傻子站在一旁，邊展開衣袖為她擋太陽，邊滿頭大汗地衝她傻笑。

倏然間，煩躁的心安定下來。

她勾了勾唇，埋頭繼續苦幹，終於趕在太陽落山前洗完兩籬筐衣裳，數了數，攏共三十件。

孫翠香回來，一一清點查驗完，扯著滿意的笑招呼，「好好好，排隊來領工錢。」

丫頭們一擁而上，乖巧排起隊。

人還是那麼些人，就是哪裡有些彘扭……孫翠香仔細一看，往日總安靜躲在隊伍最後一個的莫輕輕，今日竟積極地站在隊伍前頭。

她瞟了一眼，暗暗驚訝，卻沒吱聲。

很快就輪到莫輕輕，十幾個銅板嘩啦一下落進她手心，她草草掃一眼，沒等孫翠香喊下一個，便驚呼，「錯了！」

這聲咋呼令剛要跨出院子的小丫頭收回腳，排在後頭的也紛紛探著腦袋往前看。

孫翠香盯著眼前的丫頭，問道：「錯什麼了？」

「孫大娘，您算錯了，我洗了三十件，怎麼只有十五文呢？一件衣裳一文，那應是三十文才對。」

從前半晌都擠不出一句明白話的人，今日非但高聲直呼，還三兩句話就將事說明白。

孫翠香面色微變，「那等會妳留下，我們再仔細算一回。來，下一個。」

不料莫輕輕並不讓開，還扯開一臉笑，「不用了，大娘，這筆帳好算。一文錢一件，三十件就有三十文，準沒錯。」說罷，小手再次伸出，「還差十五文。」

她自是不會留在最後，評理要債這種事得趁著人多。等人都散了，她還不是任宰割的一塊肥肉，隨孫翠香怎麼剋扣，原主便是吃了這個虧。

看了眼七嘴八舌的丫頭們，孫翠香神色不悅，卻也不好說，只能憤憤地再數十五文啪嗒塞進她手裡，「是，是大娘算錯了。」

莫輕輕扒拉著手心的錢仔細數一通，滿意一笑，「沒事，大娘日後仔細點就好。」說罷，腳步輕快，牽著小傻子揚長而去。

有了工錢，回家途中，她還買了兩個豬肉鹹菜燒餅，和小傻子一人一個，邊大口嚼著邊往回走。

洗衣裳這活兒不僅工錢少，還不是每日都有，眼下她得重新謀求生路才是。

正想著，已經到了家門口，就要推門而入，隔壁的院門突然被拉開。

李月英走出，瞧見二人時，面上一片驚喜。

「輕輕啊，妳可算回來了。」她上前握住莫輕輕的手，待瞧見被水泡得皺巴巴的指腹時，不由一陣心疼，「妳傷都沒好，怎麼還去洗衣裳了？」

莫輕輕莞爾，「孀孀放心，我的傷好多了。」旋即又想到另一件事，她轉頭看向小傻子，「對了，孀孀可知他是誰？」

聞言，李月英望向還在大口嚼餅的小傻子，詫異地搖搖頭，「妳不認識？那他怎麼口口聲聲喊妳娘子？」

院中，聽李月英講完前因後果，莫輕輕才明白究竟發生何事。

長洛縣有個民間組織稱作宴社，與京城的四司六局類似，收取工錢，專門為人操辦大小宴席，而李月英便是宴社一員。

兩日前，恰逢他們去外縣替人操辦宴席而歸，結果在縣外碰上兩人，正是莫輕輕和小傻子。

彼時她昏迷不醒，小傻子背著她漫無目的地四處走，李月英便是在這時將二人帶回。

此後她足足昏迷兩日，而小傻子寸步不離守了她兩日。

莫輕輕轉過臉去看時，小傻子正舔去嘴角餅渣，抖著手裡空的粗竹麻紙袋，一臉沒吃夠的模樣。

她眼瞼微垂，仔細撕掉自己咬過的地方，將手裡半張也遞過去。

小傻子先是眼睛一亮，可很快又將餅推回，滿臉期待地盯著她。

「這是在讓妳吃呢。」李月英在旁笑道。

莫輕輕一愣，微笑不語，索性將半張餅掰成兩塊，將其中一塊遞過去。

這回，小傻子終於高興接下，繼續美滋滋吃著。

看他吃得認真，莫輕輕突地暗生慶幸。

斟酌過方才的談話，她大抵猜到為何原主沒有小傻子的記憶，恐怕是在遇上前，人已不幸遇難了，穿越過來的她才是真正被小傻子撿回的那個。

小傻子於她有恩，若方才真將人留在縣牢，這會兒她鐵定得後悔，畢竟那地方進去容易，要出來可就難了。

「聽妳意思，妳也不認識他？」李月英打斷她的思緒，「那這事就不好辦了。他雖心腸不壞，但到底是個陌生男子，還是癡兒，幫不上妳。不如孀孀帶妳去南區，

將人交給縣衙處置吧。」

「嬸嬸莫急，縣衙我方才去過，牛師爺說，人若留下就得跟犯人同住，我不放心才又帶回。既是他將我背回，便是我的救命恩人，我想先將人暫且留下，待縣衙那邊尋到他的家人再送走不遲。」

聞言李月英沉默半晌，歎口氣，「也是個命苦的，留下無妨，只是往後日子怕是更難，還有旁人的閒言碎語。」

「無礙。」莫輕輕不甚在意地一笑，「不過幾句閒話，可他卻實實在在救我一命，孰輕孰重我還是能掂量的。至於生計……嬸嬸，我有個請求，不知您可否答應？」她期盼地問：「您在那個宴社可還缺人？我跟著打雜也行，只求混口飯吃。」李月英很是詫異，倒不是覺得為難，而是這小丫頭竟主動提出要去宴社。

「輕輕，你真要去？妳可得想好了，跟著我們就得常出入各大宴席，少不了與人打交道，妳不是最厭惡繁鬧嘈雜的場合嗎？」

當初莫家夫婦剛離世，她不是沒提議過讓小丫頭跟著她混口飯吃，之後幾年也常說這事，可這丫頭膽怯，硬是不願，她也無可奈何，怎地今日倒是轉了性？

大膽迎上李月英探究的視線，莫輕輕一臉堅毅，「嬸嬸說得對，我是不喜歡那場合，可如今不一樣。以前我靠洗衣能勉強度日，但現在家裡多個人就多了張口，再不喜歡也得嘗試，總不好和他一起活活餓死吧。」

「呸呸呸，小丫頭口無遮攔，有我和妳叔叔，還能不給妳一口飯吃？」不過莫輕輕這番話並不無道理，李月英不由感慨道：「早該這麼想了，也好，洗衣裳能掙幾個錢？還把身子給累壞了。嬸嬸明日就去幫妳問，放心，近段日子天兒好宴席多，宴社忙得不行，這事準靠譜。」

「那真是多謝嬸嬸了！」

生計姑且算是有了著落，莫輕輕的心終於安穩下來。

之後兩人又坐著說了好一會兒話，無非是李月英細問她的傷是怎麼弄的，她如實說記不清，這事便暫時沒了後續。

穿越後的第一夜，莫輕輕很早便睡下，一來這裡沒電沒網路，也沒了熬夜理由；二來這日消息太多，傷又沒好全，腦袋昏昏沉沉的，她著實乏了。

只是天氣悶熱，再加上閉眼想的都是前世親友和諸多往事，前半夜她睡得不大安穩。

後半夜轟隆一聲雷，外頭下起大雨。這場雨來得及時，沖刷了燥熱，送來陣陣清涼，連帶著將她的沮喪和遺憾也一併捲走。

她閉著眼暗暗想，明早醒來就認真過好新的人生吧……

雨是幾時停的，莫輕輕不知，只知翌日天濛濛亮，她起身推開窗時，地面已乾得差不多了。

她伸了伸懶腰，穿著好衣裳走出。

眼下住的屋子是原主父母留下的，雖清貧落魄了些，但好在必需品都有，且地方

夠棲身。

廚房外嵌在院子裡，她住正屋，另還有間偏房和堂屋。偏房較小，堆積不少舊物，昨日來不及收拾，便讓小傻子先在堂屋落席。

這會兒莫輕輕走出，正好瞧見小傻子安然熟睡的姿容。

許是沒了傻笑，臉又洗得白白淨淨，相貌本就俊美的小傻子，此刻看著儼然是哪家的貴氣公子。

莫輕輕低頭一想，難道他真是哪個富貴人家的？若真是出身富貴就好了，富貴人家不缺這口糧食，小傻子走失的可能性要高於被拋棄。

獨自亂想了通，莫輕輕搖搖頭，悄聲走出，在院子裡簡單洗漱了番，便背起角落裡的竹簍。

因著記憶，她知曉離家往北行一段路，淌過小河，那裡有座山，原主經常上山挖竹筍撿菌子，新鮮的筍和菌子於她眼下處境可是難得的美味。

正好剛下了場雨，一想到那些喝飽雨水嫩生生的竹筍，她就有些激動，邁開步子就要走出，不想卻被什麼給拽住。

「娘子。」

小傻子不知何時起了身，揉著惺忪睡眼，扯著她的衣袖不肯鬆手。

無奈，莫輕輕只好領著他一起出門。

行沒多遠，他們就到了山腳下。

雨後的山路多濕滑，不好走，莫輕輕撿了兩根粗木棍，和小傻子一人一根，探著路小心翼翼前行。

清晨的山林格外舒適，涼爽氣清，還隱隱飄著泥土芬芳。

很快，莫輕輕的目光便被路旁伏地而生的綠油油野菜給吸引。那是馬齒莧，這時候最是脆嫩，無論是拿來加在蛋餅或是包子內，都分外爽口。

不多耽擱，她當即放下竹簍，尋了些許野草平鋪在簍底，然後取備好的小刀，割了足足幾把馬齒莧裝進去。

忙完，小傻子先她一步將簍子背起。

莫輕輕溫溫一笑，沒說什麼，牽著人繼續往山裡去。

這一趟收穫頗豐，不過近一個時辰，簍子便裝得滿滿。除了新鮮掛著雨滴的嫩筍，還撿了不少香蕈和紅菇。

山上香蕈生得嫩，個頭也合適，不大不小，一口吃一個最是過癮。

此後，莫輕輕便沒再往前走，毫不留戀地牽著小傻子走了回頭路。山上好東西多，可也不必急於一時。

下了山，又到那條小河前。

河水清澈見底，且這時候沒有汙染，也沒人大量捕捉，所以即便是這樣低淺的河，也有著數不清的魚。

看得久了，莫輕輕有些心癢癢，吃素健康，可偶爾還是得沾沾葷腥啊。

這一想，她便將小傻子留在河岸上，擻起袖子，挽好褲腿，赤腳下了河。

當然，她可不是什麼抓魚好手，幹不了徒手抓魚的技術活兒，但一些偏門小法子倒是知曉的。

莫輕輕搬起腳邊的大石頭，看看四周後，毫不猶豫朝魚群多的那處砸去。

一瞬間，濺起的大片水花將她淋得透心涼，可她全然顧不上，急忙彎腰去撿那些浮在水面的小魚。

石塊震魚這法子是她看著學來的，老家那些小男孩經常這麼做，不過她沒親手實驗過。今日這一試，別說，還真奏效。

雖都是些五指長短的小魚，但也足足有三四條，莫輕輕別提有多開心，撈了魚便往岸上小傻子的懷裡扔，然後任由他拍掌玩得起興，自己又開始搬起新的石頭如法炮製。

約莫耗了半個時辰的工夫她才上岸，粗略一數，竟也收穫了十幾條，興沖沖和小傻子一起將魚塞進簍子，便牽著手高高興興回了家。

一到家，莫輕輕便換上乾淨衣裳，捲起衣袖，抱著李月英昨日塞給她的半籃子雞蛋入了廚房，開始忙活。

撈回的小魚拾掇乾淨，加黃酒、鹽、薑絲醃漬後，再拌上和了雞蛋的麵糊，扔進能繞著木箸咕嚕起泡的油鍋裡煎炸，待表皮金黃酥脆，撈起，再用熱油複炸一次，便可迅速起鍋。

如此做出的酥炸小魚，鮮香皮脆，外酥裡嫩，兩口啖一個，香得很。

莫輕輕又看了看一旁嫩得能擠出水的馬荳菜，她將馬荳菜洗淨瀝乾，剁碎後，和入雞蛋、鹽、醬油和蔥末，攪拌均勻放置片刻，再混水和麵粉調製成糊，倒進刷了層油的鍋裡煎成餅，直至兩面煎得金黃。

原本這些配上米粥更好，奈何家裡沒米，她只好又取了小份的筍和香蕈，熬了鍋熱湯。

待忙活完，日頭已爬進了院子。

莫輕輕囑咐小傻子安生吃著，自己則是撿了些筍和香蕈，端著一半早餐送去隔壁。她去時，李月英剛洗淨手準備入廚房。

「嬸嬸，今日早餐便不忙活了吧，試試我剛炸的魚。」

盯著她端來的餅和炸小魚，李月英驚訝得合不攏嘴，「這些都是妳做的？」

「嗯，以前娘尚在時便經常弄這個吃，看得多了也會了些。」

「妳這哪是會一些，手藝可比我好多了。」李月英咬了口，不住稱讚。

這魚炸得金黃好看，吃進嘴裡更是滿口生香，沒有油耗味，便是當早餐也絲毫不覺得膩。

「輕輕，妳這魚炸得真好，日後有空也教教嬸嬸，我炸來給妳叔夜裡當下酒菜。」

莫輕輕當即爽快應話，「好，沒問題。」

接過東西擱到一旁，李月英拉著她歡喜坐下，「還有件好事，今早嬸嬸去了趟宴社，妳說的那事妥了！而且啊，明日西區的王家就有壽宴，妳到時跟著嬸嬸一起。」這麼快就有活計了？莫輕輕高興得連連朝李月英道謝，因這事，她連早餐都多吃了好幾口。

因為隔日就是壽宴，莫輕輕吃完早餐後便窩在家哪也沒去，乒乒乓乓將屋子裡外打掃個乾淨，趁著陽光好，還曬了被褥洗了衣，又將偏房騰出挪作小傻子的住處。忙完已是金烏西墜，半天朱霞。

她疲倦地癱坐下，眺望天際良久，待緩和過來，收回視線望向院子那堆陳舊什物。這些都是從偏房搬出的，除日常能用到的被她揀選走，剩下全是些木製的孩童玩物。

原主的父親是個木匠，這些玩物或是他為原主所製，或是用作養家糊口以販售，只是當下已不時興。

本想打包擱到角落，但……瞅了眼坐在木馬上玩得不亦樂乎的小傻子，她聳聳肩，只好作罷。

莫輕輕的視線又飄向一旁的小推車，那是父親推著玩物去街上販售時用到的，她仔細擦洗乾淨後，彷彿還是六年前原樣。

腦子裡閃過那個洋溢著滿臉笑、淳樸慈愛的身影，許是受原主情緒影響，她不自覺紅了眼眶。

推車也留著吧，還大有用處。

晚餐吃的是現包的香蔥餃子，莫輕輕送了些給李月英，回來後便與小傻子在香氣四溢的堂屋裡坐下。

果真是之前餓太久，小傻子如今的胃口明顯平和許多，細一打量，好像還知道了細嚼慢嚥。倒是她，仍舊老樣子，半碗下肚就差不多見飽，只好豔羨地看著對面的人。

小傻子收拾乾淨後，膚白細嫩，五官更是精緻得讓人挪不開眼，縱使身著粗布麻衣，也毫不掩他渾然天成的雅致魂兒，反而襯得如一顆掉進泥濘卻依然晶瑩耀眼的珠玉。

當然，只要不衝人傻笑。

今日莫輕輕看過他的手，除右手中指、食指和拇指這三處有繭，像是經常握筆造成，其餘地方皆細嫩遠勝女子，就算不是富貴人家子弟，也是個備受寵愛的主兒。她略一垂眸，突然想到什麼，攥起木箸蘸了些湯汁，恍作毛筆般遞過去。

「既然說不出自己的名字，那你寫的第一個字是什麼，我日後便叫你什麼吧。」爹啊娘啊之類讓人叫不出口的例外。

小傻子接過木箸左看右看，最後竟真在桌上寫了起來。

湯汁雖已乾得差不多，但莫輕輕還是依稀認出他的字——瑾。

她綻開笑，「這個好，那以後就叫你小瑾。」

「小瑾？」小傻子眨了眨眼，旋即一臉傻氣地咧開嘴角。

第二章 食雕手藝賺一筆

壽宴當日，莫輕輕與小瑾早早起身，跟著李月英到了西區王家，入府宅後便一路由小廝領著去往後廚。

王家世代行商，家境殷實，今日又是老爺子過壽，故而叮囑壽宴必須辦得有派頭。宴社成員細緻分工後，各司其職，一早就忙得腳不沾地。

李月英負責宴席上的瓜果籌備，奈何這部分不缺人，所以只能將莫輕輕送去廚房幫忙。

甫一踏入後廚，便有股濃郁的鴨肉香自鼻尖而過，莫輕輕嗅了嗅，仔細辨認，鴨肉中還混著淡淡的糯米香，若她沒猜錯，這大抵是江米釀鴨子的味道吧。

將事先浸泡了一夜的江米煮熟，從清水蒸透去骨的鴨子脊背塞入，佐以鹽薑蔥醬等調味，再入鍋蒸爛，最後瀝去蒸煮過程中流出的湯汁，改而淋上熬好的清雞湯，加些筍片或是菌子，撒上巢菜繼續燒。

經過幾番燒蒸，江米完全吸收了鴨肉中的油膩，使鴨肉更加鮮美，而吸了油的江米，味道也因此更加糯滑細膩，相輔相成，是道好菜。

「輕輕？」

一聲輕喊將莫輕輕的思緒打斷，李月英朝她招手，「別發愣了，快來見過妳張嬸。」

廚房主事的是個叫張桂的婦人，瞧著與李月英一般大。

莫輕輕走近，忙含笑福身，甜甜喚了聲「嬸嬸」。

張桂打量她一眼，堆起滿臉笑，「誒好，叫輕輕是吧？瞧著就極乖巧。」

李月英跟著笑道：「阿桂妹子，這丫頭就勞煩妳多多關照了。不過放心，她手腳麻利，肯定不會添麻煩的。」

「月英姊，我還能不信妳？這丫頭儘管交給我，妳就放心忙去吧。」

將人交給張桂，又再叮囑兩句，李月英才離開去忙活自己的事。

莫輕輕沒傻愣著，當即笑問道：「張嬸，那我需要幹些什麼？」

「妳啊……」張桂忙裡偷閒看了看四周，心裡思量著，這丫頭瘦得像跟麻杆似的，力氣活兒肯定不成，面色又蠟黃，平日估計連飯都吃不飽，也不知能不能分清鹽醬醋茶，更別談給廚子打下手了，要不還是燒火……

「張嬸，那盆魚是要拾掇的吧？不若交給我？」

張桂聞言一愣，滿眼詫異，「妳會殺魚？」

「嗯，以前經常幹。」

「那正好，這些魚就都交給妳了！」張桂一臉喜色，招呼起莫輕輕一同將魚搬到院子裡，「妳不知道，我正愁沒人弄這個呢。」

臨走前，張桂還不忘再確認一句，「丫頭，妳真的能行吧？」

莫輕輕信心十足地拍了拍胸脯，「張嬸放寬心，包您滿意！」

老爸說，幹飲食行業，除了食物味道，服務也得周到，最基本的便是一臉笑。好的笑容，力量勝過千言萬語，所以莫輕輕從小就養成習慣，總能笑得比花還要燦爛。

見她一臉笑，張桂不知怎地竟真的放下心，精神百倍地折回了後廚。

此後，莫輕輕便讓小瑾搭把手，打了水在木盆前坐下，拿起刀忙活。

她第一次殺魚是在十歲時，那日雄赳赳氣昂昂地說要幫爸媽忙，結果到最後，卻是盯著活蹦亂跳的魚哭得稀里嘩啦，直叫嚷以後都不吃魚了。當然，小孩子的話怎能當真？魚肉如此鮮美，後來的日子她可沒少吃，就連殺魚也比誰都得心應手。邊追憶往事，莫輕輕隨手撈了條魚，手腕微轉，刀背落下，兩下子將魚拍暈，然

後斜著刀背開始刮起魚鱗。

鐵製的寬片菜刀有些笨重，尤其搭上她乾瘦的手腕，讓路過的小廝看了都揪起心，這用著估計格外吃力吧？

小廝還在心裡打鼓，不想眨眼間，就見莫輕輕動作麻利，刷刷刷地刮落大片魚鱗，菜刀在她手裡彷彿一下失了重量，輕若雲朵，不然怎會使得這般行雲流水？

小廝看得驚訝張嘴，呆立片刻，待管事的叫喚才後知後覺拔腿離開。

刮好魚鱗，莫輕輕又果斷地在魚腹劃了刀。

她很快就處理好一條魚，洗淨扔進乾淨的桶裡，放下菜刀活動起手腕。

雖說她往常也是用這種寬片刀，但純鐵製的確實笨重，原主力氣又不大，這麼一下子，還真得停下歇歇。

停下這會兒，她抬眼望向對面蹲著的小瑾，見他正呆呆望自己，動作一頓，竟覺得有些尷尬。

在那雙澄澈的眸子下，她方才的所作所為大抵與劊子手無異吧？

想到這，她揮揮手，「小瑾，你背過去。」

小瑾顯然沒聽懂她的意思，歪了歪腦袋，然後傻笑著從她對面換成蹲到她身旁來。她無奈，只好洗淨手，將人掰過去，這才放心地撒手幹活。

前前後後花了一個多時辰，莫輕輕終於將魚都處理好，叫上小瑾一起拎進了後廚。

「張嬸，魚都拾掇好了。」

張桂隨手揀了條一看，又是好一陣感歎，「處理得還真乾淨，連魚腥線都除了。」

「其實魚腥線除不除都無礙，對魚的口感和味道不影響，這不過是我的個人習慣……」

「蠢貨！」

話音未落，便有一聲高喝將她打斷。

莫輕輕心裡一咯噔，以為是自己哪裡做得不好，下意識朝聲源去看，一看才知方才那話不是在訓她。

王家的後廚寬敞，除起灶生火的這間，隔壁還有另一間放置食材的倉庫，不過這會兒已騰出，挪給食雕師傅用。

所謂食雕，便是在食材外型上下工夫，往往經過師傅們的鬼斧神工，普通一根白蘿蔔都能雕成翩翩玉人，讓人歎為觀止，不過這種技藝在普通小飯館裡難以見到，例如前世她家的飯館。

王家壽宴既然圖個氣派，食雕自然少不了，不過這會兒裡頭好像起了爭執。

「你這混帳，關鍵時刻就失手！壽宴上都派不上用場，我還留著你何用！」白鬚老人氣得面色通紅，指著年輕後生破口大罵。

後生不敢頂嘴，只得連連鞠躬賠罪。

「張嬸，那邊怎麼了？」

「那個啊，還不是因為那小兄弟嗜賭，前幾日去賭坊，起了糾紛，被人打傷手，到今日也沒好。本來就缺人手，還幫不上忙，老師傅可不得生氣。」

怪不得，對廚子來說，手可是至關重要，尤其是在食雕這樣的精細活兒上更不得

馬虎。

莫輕輕看了看又開始給她找活兒的張桂，暗暗想，食雕這塊兒工錢應該更高吧？

「張嬸，您看他們會不會需要我幫忙？」

「他們？」張桂不由發笑，「他們是缺人，可一般人還真幫不了，妳總不能連食雕都會吧？」

「我……還真會一點。」

這話一出，張桂面上笑意凝滯，「丫頭，妳說的當真？」

「嗯！」

張桂登時雙眸發亮，彷彿拾到了寶貝般緊盯著莫輕輕不放。

簡直荒唐！

原本聽張桂說要給他塞幫手，周廉怒氣驟消，可還沒等他高興起來，見到是一個傻子和一個黃毛丫頭，愣怔後，胸口那團火又蹭蹭往上竄。

荒唐，太荒唐！這不是明擺著耍他嗎！

若是隨便上街拉來一個人就能勝任食雕這門活兒，那他這個飯碗還能端幾十年？氣盛時，周廉犀利的目光瞪過去，本想憑此唬住那兩個年輕人，好讓他們識趣地自己打退堂鼓，不料半晌都只有兩張笑臉回應。

一個是真真切切的傻笑，一個是略顯僵硬擠出來的笑。

不管是真笑還是假笑，倒是把周廉胸口那團火給壓下去了。

他暗歎一聲，認真正經地給張桂解釋，「阿桂妹子，妳的好意老夫心領了，只不過食雕是門技術活，尋常人幫不上忙的。若是碰上個手雜的，幫了倒忙也說不定，妳還是帶著人快走吧。」

張桂聽後輕笑，「周師傅，您說的我都明白，但這丫頭不一樣，她是真的會的。您不知道，她爹以前還是咱長洛縣有名的木匠呢。」

此話一出，周廉與莫輕輕齊刷刷瞪向張桂，這……有關係嗎？

果不其然，周廉的眼底漸漸浮上一層不屑。許是覺得這兩人連食雕和木工都分不清，根本就是來搗亂的，連著語氣都變得不和善。

「雕木頭跟雕食材豈能混為一談？哼，木匠可做不來食雕的活。」

莫輕輕嘴角笑意微滯，這是在看不起木匠？笑話，難道剝筋食雕的就能做得來木匠了？

她登時斂去笑，揉了揉有些發酸發僵的腮幫子，說道：「周師傅，能不能行只有做了才知道。我雕一回給您看看如何？若您不滿意，我們也不多耽誤您的工夫了。」

張桂一聽也忙贊同，「對對，您覺得不好，我們馬上就走。」

若不是見這邊鬧得兇，她還不願將人讓出呢，這會兒誰不缺人啊？

聞及，周廉想了想，只好無奈應下，「行吧，那妳就隨便雕朵蓮花看看。」

莫輕輕輕聲應是。

話不多說，她擦淨手，拿起雕刀橫切下一段白蘿蔔，便端在手裡細細雕琢。

於眼下的她來說，雕朵蓮花自然不在話下。想當年，她揣著好不容易攢下的壓歲錢去報名食雕課程，第一堂課學的便是雕花。

最後滿手包著 OK 繃，捧了朵勉強成形的蘿蔔花回家，還遭到爸媽的無情嘲笑，說她不懂家裡飯館的定位，學了個沒用的技能。

但她依舊憋著股勁將課程從頭學到尾，一節也沒落下，畢竟她始終覺得，沒有什麼技能是無用的。

這不，她趕上一次穿越，不就剛好用上了？

胡思亂想間，莫輕輕手裡的蓮花已漸漸成形，片片花瓣晶瑩剔透，薄如蟬翼，均勻得恰到好處，就連花芯的蓮蓬也雕得維妙維肖，根根蓮蕊更是繁雜不亂，讓人瞧了好不驚歎。

張桂接過雕好的蓮花，端在手心仔細一通端詳，直呼精妙，「這雕得可真好啊，若是我，我可捨不得吃。」

「食雕本就是作觀賞用，當然是越精妙越好。」周廉下意識應了聲，目光落在一旁的小丫頭身上，眼裡不禁流露幾許讚歎。

他倒是小瞧了這丫頭，方才那手藝可比他那些個徒弟好上不知多少，若是能收作門下，稍作提點，不日定然……

張桂眼尖得很，瞅一眼就將周廉的想法猜得七七八八，當即擱下蓮花，挺直腰板佯裝要拉著莫輕輕離開。

「周師傅看來還是看不上，那我們也不多叨擾了。輕輕啊，妳還是去幫我的忙好了。」

周廉赫然一驚。

方才挨過罵一直不吭聲的後生，見狀趕緊提議，「師父，那小姑娘手藝挺不錯的，您還是讓人留下吧。」

「這還用得著你說？」周廉瞪他一眼，趕忙堆著笑將人攔下，「阿桂妹子留步，老夫看這丫頭還是有天賦的，眼下找個會食雕的不容易，要不妳還是把人給老夫留下吧。」

「周師傅不嫌棄了？」

周廉忙賠笑，「老夫感激都來不及，怎麼會嫌棄？」

張桂憋著笑，偷偷衝一旁的莫輕輕擠了擠眉，一臉得逞的樣子。

「那好吧，人就先交給您了，您可不能像吼那些徒弟一樣吼她啊。」

「那是那是。」

竟然能讓周廉這個老頑固對她和顏善目，張桂心裡別提有多得意，又再多逗留了會兒，才歡喜離去。

人一走，周廉趕忙問話，「丫頭，妳還會雕些什麼？」

莫輕輕仔細想了想，「花鳥人畜都會一些，周師傅，您有需要幫忙的地方儘管說好了。」

「好啊好，甚好。」周廉面上喜色更甚，忙引著她到檯面，一一給她介紹，「我們得先雕一道仙鶴祝壽的看菜，仙鶴妳可會雕？」

所謂看菜，就是上正菜前端到眾人面前，只看不吃的菜肴。一來是充當現世的菜單用處，讓客人提前見過今日的豐盛，二來也是為了彰顯精緻和氣派，而王家這桌宴席自然是要以氣派為重中之重。

莫輕輕當即點頭，「會，您放心交給我。」

言罷，她將小瑾安置到一旁老實坐著，自己擦淨手，又繼續忙活起來。

周廉撫鬚在旁瞧了半晌，滿意得直點頭，這才放心繼續自己的事。

因為莫輕輕的加入，食雕這方面的準備還算順利，按時端出了那盤仙鶴祝壽，惹得廳堂內的眾人讚歎不絕。

多少有一份自己的功勞，莫輕輕自是聽著歡喜，但真正高興的，還是宴席過後分到手裡沉甸甸的工錢。

壽宴過後，莫輕輕候在王府外等李月英，掂了掂手裡的一兩銀子，只覺得神清氣爽，方才的腰酸背痛好像一下子都消失不見。

這其中一半是她的工錢，另一半聽說是王家對她雕的仙鶴和壽星公極滿意，額外給的賞錢。

她捂著嘴呵呵一樂，將銀子好生揣進兜裡，與小瑾悠哉悠哉逗鬧著。

不一會兒，李月英腳步匆匆走出，滿臉歡喜地拉起莫輕輕的手，「輕輕啊，好事！」

「嬸嬸，什麼好事？」

「妳今日表現得極好，方才嬸嬸出來時，周師傅跟我說要收妳為徒，可不是好事嗎？」

莫輕輕微愣，旋即抿嘴一笑。

李月英瞧出端倪，忙問道：「怎麼，妳不願？傻丫頭，妳可知周師傅的名號在咱長洛縣那是響噹噹的，哪家宴席不找他？妳若拜他為師，好日子就來了！」

「這個我知道，嬸嬸。」莫輕輕斟酌片刻，應了話，「但其實，我有其他事想做。」

她反握住李月英的手，一臉堅定，「嬸嬸，我想跟著您去幾次宴席，想存點錢，日後擺個食攤。」

「食攤？」李月英滿眼詫異，「可、可食攤不好做，又辛苦得很，妳真想清楚了？」

「嗯，我一早便想清楚了！」

盯著面前的姑娘好半晌，見她沒有絲毫猶豫，李月英便知自己說再多也無用。這丫頭自小性子與她娘親一樣執拗，認定的事就不願更改。

罷了，就讓她自己決定好了，縱然最後摔個跟頭，反正那手藝還在，大不了自己帶著她從頭再來。

「行，妳想做什麼儘管去做，有用得著嬸嬸的地方儘管開口，別把嬸嬸當外人。」

聞及，莫輕輕心裡一陣暖意。

原主這家子與李嬸夫婦做了近二十年親鄰，長久往來，原主娘親與李嬸便漸漸成了無話不談的好友，不管誰家有難處，另一家定然傾囊相助。也因著這份交情，莫家發生變故後，李嬸夫婦平日對原主也是能幫則幫，只不過原主經此變故，性子變得有些疏離淡漠，才會漸漸疏遠這層關係。

想到這，莫輕輕心存感激地一笑，「嬸嬸您真好！」

驀然得了這句，李月英一愣，竟有些臉紅，索性一把將小丫頭拉住，神色極慈善，「好什麼好，嬸嬸可什麼都沒做。走了，再不回家做飯，妳叔叔要餓得嗷嗷叫了。」李月英牽著她要走，莫輕輕忙將小瑾也給緊拉上，三人便這般有說有笑地往北區去。

「嬸嬸，那周師傅那邊怎麼辦？」

「別怕，嬸嬸去說。周師傅那人不壞，就是性子強硬，妳一個小丫頭說了不頂事，還是得我跟妳張嬸去說。」

王家壽宴得的工錢，除了還掉李月英墊付的醫藥費，莫輕輕另給家裡添了些柴米油鹽，過回正常日子後，所剩不多。好在過了沒幾日，東區也有一樁嫁娶宴，一番折騰下來，莫輕輕才終於存夠本錢。

買了擺食攤要用的食材和用品，她又去鐵匠鋪子訂做了口鍋，購了爐子，前前後後花了半餘月，才將一切都添置好。

出攤第一日，莫輕輕起了個早，坐在妝鏡前仔細挽起滿頭秀髮，又拿親手裁製的頭巾一絲不苟包好，確定整潔無異後，才滿意一笑。

經過這些日子的調養，她的臉頰已沒那麼瘦削，氣色也好了許多，終於恢復了十幾歲姑娘該有的精氣神。

莫輕輕暗暗給自己鼓了鼓勁，便起身去廚房備好東西，然後叫起小瑾，一個推著車，一個挑著鍋爐，踩著晨曦出了門。

縱然是盛夏，朝晨也尚殘餘幾分清爽，偶爾有陣涼風吹過，捲來淡淡柳葉香，沁人肺腑。

長洛縣的熱鬧便是始於清晨，第一縷曦光披灑於枝椏上時，趕早集的、出攤的、行商的便紛紛上了街，尤其在四區交界處，行人往來絡繹不絕，喧譁聲此起彼落。不過今日有些不同，空氣裡飄著淡淡米香，像一籠輕紗拂過面，若即若離，勾人心魂。待再一細聞，這回卻是濃郁的蛋香席捲而上，雞蛋的香氣美妙又強勢，頃刻便蓋住周遭一切，勾得人食指大動。

聞香人迫不及待尋找香源，視線繞一圈，最終停在傍水河畔的那株垂楊柳旁，那裡正圍著擁擠的人群。

他好奇湊近，踮腳伸著脖子一探，噢，原來是個小食攤！

食攤乃新開張，攤主是個十四五歲的小娘子，身形消瘦，卻時刻洋溢著一臉笑，時而還抽空抬起頭，耐心解答周圍眾人的困惑，比這初陽還溫暖幾許。

那人再一看推車上懸著的小木牌，暗自念叨，「三鮮豆皮，十五文錢一份，一份三塊。」

三鮮豆皮是什麼東西？有點貴，好吃嗎？不過聞著倒是挺香的。

他不過是轉瞬的思索，哪知剛起鍋的十幾塊豆皮就被旁人一搶而盡，再追著一瞧，金燦燦還有些焦脆的外皮上，綴著星星點點的芝麻和蔥花，分外誘人。豆皮竟還是裝在一只用粗竹麻紙折成的四方簍子裡，再配上一雙削好的竹籤，頗為雅觀。

難怪得花上十五文。那人想通了，立即抬手高喊，「小娘子，給我也來一份！」
「好的！大哥您稍等，很快就好。」莫輕輕清脆應一聲，往鍋裡抹層薄油，舀了勺米漿倒入，迅速拿木刮板勻開。

米漿是用提前浸泡整整一夜的綠豆和大米混磨而成，為使攤開的皮不易破，還加了些許麵粉。

薄脆的皮很快受熱成形，她從容撈顆雞蛋在鍋沿上輕敲，纖細兩指輕輕一擠壓，裡頭的蛋便吡溜滑落在薄皮上，接著她更是看都不看，隨手一扔，蛋殼便準確無誤地投進泔水桶裡，引得圍觀眾人紛紛鼓掌稱好。

如法炮製，竟是足足加了三顆雞蛋才甘休。黃澄澄的蛋黃勻攤開，香氣四溢，再撒上芝麻，瞧著又嫩又鮮。

成了形，小木板經底下那麼一刮，這層皮便被翻了個面，可這還不算完。

莫輕輕又從桶裡舀一勺今早方蒸好的糯米飯平鋪在蛋皮上，撒點蔥花，再蓋層用滷汁熬過的肉燥。那肉燥也是早起滷好的，還噴著熱氣透著鮮。

壓平那厚實的一層，拿小鏟子鏟起邊緣折成方形，再淋一勺自製醬汁，四周勻點油，待底下那面煎至金黃，莫輕輕麻利地拎著小鍋到攤車前，倒扣在一早擺好的偌大食盤中，最後撒點蔥花，寬片刀快速在上麵劃幾下，便均勻分成齊整的九塊。此時空氣中早已不是簡單的蛋香，還有糯米香和肉燥香交織在一起，惹得眾人一個勁嚥口水。

「小瑾，拿紙簍子。」

乖巧候在一旁的小瑾，聞聲動作迅速地端上三只紙簍。

莫輕輕利索地分成三份遞給客人，收了錢，不多耽擱，又轉身去忙活下一鍋。

取了豆皮的人當即忍不住攥著竹籤插了塊嘗上一口。

三鮮豆皮外脆裡糯，外層爽嫩內餡黏軟，咬上一口更是滿嘴的鮮，齒舌間纏繞著濃郁的肉醬香。再一看裡頭的餡，除糯米外，竟還有肉汁滷過的鮮肉、鮮筍和香蕈，厚實有料，難怪吃著這樣有滋味。

「小娘子，想不到妳年紀輕輕的，手藝還真不錯。這攤子是長久擺的嗎？可別我改日來就不見妳人了。」

莫輕輕聞聲抬起頭，小臉笑得比花還要嬌豔，「姊姊放心，只要不是下雨天，我每日清晨都出攤。若真碰上天氣不好，姊姊又想吃，就在鋪子外貼張紅紙，我揭了便給您送去。」

問話人聽及，嬌面上浮出一抹驚色，「妳怎知我是開鋪子的？」

「前些日子為了出攤，我在附近走了兩圈，姊姊生得好看，從鋪子前經過還嗅著一陣好聞的香，便給牢牢記住了。」

顧三娘聽罷霎時笑開了懷，一雙桃花眼在莫輕輕身上打量來回。這丫頭瞧著瘦弱，卻極有眼力，嘴兒也跟抹了蜜似的，一口一個姊姊地喊得甜，叫她好生歡喜。她半遮丹唇，笑說道：「好，那姊姊日後常來妳這吃。日後若想買胭脂了，妳也來找姊姊，姊姊給妳算便宜些。」

「嗯！」莫輕輕立即點頭，「待我掙了錢就去！」

她這句話可不是在哄顧三娘開心，原主雖不過才十四歲，但以眼下背景，這般年紀的姑娘早已將自己打扮得嬌俏明麗。以前沒條件，但若有錢，何不讓自己也開心開心？

對了，到時再給小瑾也買幾件好衣裳，他長得比她好看，好好收拾一番，再坐在食攤前，整個就是一活招牌啊！到那會兒，生意可是……

想到這，莫輕輕垂眸低低一笑。

顧三娘瞧見了，只當她是想到梳妝打扮才露出姑娘家的嬌怯，登時眼角笑意更甚。又一番打趣，她才端著吃食笑吟吟離開。

第三章 吃食一道接一道

早晨這波食客，直到日頭爬上小攤車，一股熱氣瀰漫開來時，才三三兩兩散去。莫輕輕也終於得了空歇息，擱下鍋鏟，甩了甩酸脹的手腕。

原本想著新開張，定要花上會兒工夫才能推銷開，故而所有的食材都只備上一半。不料生意比她預計的要好上許多，眼下幾只木桶都見了底，充其量只能做一份。當然這也得虧她出門早，尋了個好位置。

經過前幾日實地考察，她發現每日清晨人流量最大的地方是傍水河畔的拱橋旁，不過這地方搶手，先到的離拱橋越近，晚來的便只能朝兩側鋪開了。

裝作沒瞧見賣炊餅的大娘投來的豔羨視線，莫輕輕擦淨手轉身。

小瑾正乖巧地坐在身後，捂著肚子可憐巴巴地望著她。

她這才恍然想起，兩人都還沒用早餐呢，忙用最後的食材做了份豆皮，遞給小瑾後，自己也坐下。

她最是怕熱，太陽一曬就沒了食慾，這會兒吃不下，便只是在旁邊看著。

好在食攤支在柳樹下，尚有陰影處可躲避，她邊拿手掌搧著風，邊百無聊賴地扭著腦袋四處張望，最後視線落在不遠處的一個書攤前。

說起來，若不是囊中羞澀，前些日子她就該買幾本書回去了。既然決定要好好在這邊生活下來，基本的識文斷字可不能馬虎。

想及，她登時起身，「小瑾，你先吃著，我去去就回。」說罷就要提步走。

不想方才還專心吃早餐的人，突然一把拽住她的衣袖，也跟著站起。

對上那雙略帶幾分慌亂的眸子，她愣了愣，到底還是心軟了，「罷了，那就一起去。」

簡單收拾好食攤，她便揣好今日的成果，牽著小瑾去到書攤前。

攤主是個年輕小生，此刻正捧著本書看得入神，直至一抹陰影擋在面前，他才恍惚抬起頭。

「姑娘，來買書？」小生抬頭，脫口問一句，語氣淡淡，不聞絲毫起伏。

可待話音落地，又似醒過神般，眼底閃過一絲慌亂。

他趕緊將手裡的書合攏放置一旁，堆起笑道：「姑娘是想買哪樣的書？」

較之上一句，明顯熱情許多。

莫輕輕心中了然，不由莞爾。書攤的生意並不好，甚至有些冷清，明明這是個文學氣息濃厚、文人墨客比比皆是的時代，可她方才瞅了好半晌，也不見一個人上

前詢問。

顯然，為招攬生意，攤主也不得不棄了往日讀書人的做派，當一回商販。

當然，這並沒什麼不妥。

她微微屈腰成弓形，兩手抵著膝蓋，細細掃過攤面上鋪開的書籍。

這一動，旁邊的小瑾瞧見，立即也有樣學樣地躬下身，瞪著書攤，不過好像看不懂，眨眨眼，最終還是轉過頭改成盯著莫輕輕。

掃了一圈，沒找到想要的，莫輕輕順手指著被攤主擱到一旁的那本問：「公子適才看的是什麼？這樣入神。」

「這個？」

也不知她哪句話說得好聽了，只見方才還惶惶的小生，此刻突然眉飛色舞，恭敬地將書遞到她面前，細長的眸子裡閃著光。

「這是《避暑山莊遊記》，為當今翰林院的諸位學士於避暑山莊遊玩時所作，書裡收錄的每一首詩、賦皆炳炳烺烺，酣暢淋漓，我十分喜愛。但姑娘若感興趣，我也可將它讓出。」

「啊？」莫輕輕不過隨口一問罷了，驀然對上男子誠摯熾熱的視線，她竟覺得手裡的書有些燙手，只好裝模作樣翻了翻，「那我豈不是奪人所愛了。」

「無妨，左右每一首我皆已爛記於心。」

莫輕輕明白對方為何如此反應，翰林學士皆是進士高科出身，簡言之就是一群學神，她若是讀書人，也得膜拜。

她心不在焉翻了幾頁，絲毫沒看進去，倒是暗暗斟酌著要不要直言，其實她只是想挑本話本。

值此際，另一顆腦袋貼了上來。

「你對這個感興趣？」她不解地問緊盯著書的小瑾，又看看書頁，突地恍然，莫不是因為這首詩的作者同他一樣，名字裡都帶個瑾字？

小瑾聞聲抬起頭，不明所以地傻笑一通。

「行，那就多謝公子割愛了。」

莫輕輕不再多想，當即敲定，遂又再挑了本南宋記事，一道付了錢，便在攤主歡喜又感激的目光中離開。

正往回走時，空氣中一股好聞的花香掠過，令人心神微動。

莫輕輕停了步子，回頭，只見罩著面紗的藍衣女子在書攤前停下，衝攤主施了一禮。

攤主緊繃著身子回禮，絲毫不復方才的模樣，瞧著有些拘謹。

「柳姑娘今日想買什麼書？」

「我想……」

莫輕輕沒再往下看，領著小瑾走遠。

回到攤位時，還有幾名食客在等候，只可惜食材已用盡，她只好一一致歉，將人安撫走，便趕緊收拾東西回了家。

收攤收得早，閒來無事，歇歇腳後，莫輕輕索性抱出前幾日剛買的四兩黃豆，洗

淨瀝乾，倒進鍋裡翻炒。

圓鼓鼓黃澄澄的豆子嘩啦啦作響，待鍋裡溫度上來，一顆顆跳得十分歡快。

莫輕輕放輕了翻炒幅度，以免豆子濺出。

不多時，豆子就有些受不住了，接連爆開輕薄的黃衣表皮，散發出陣陣濃郁豆香。

香氣飄得遠，誘得在院中玩樂的小瑾，竟也撒開木馬衝進廚房。

見他心急地圍著自己轉，莫輕輕噗嗤一笑，鏟起一小捧熟黃豆吹涼，放在手心輕輕一撚，焦脆的外皮悉數脫落，再輕吹一口氣，皮兒被吹走，只留下乾淨的豆子。

「只能吃這麼多啊。」

小瑾接過豆子，左看右看，起初是捧了珍寶極其愛惜的模樣，誰知再一眨眼，竟抬手嘩啦一下，一股腦全倒進嘴裡，咯迸咯迸大口嚼起來。

莫輕輕看得傻眼，又是好笑又是氣惱，索性揮揮手將人趕走，只管自己忙活。

炒熟的黃豆去了皮，倒進石臼裡研磨成粉，然後篩出最細的那層。

研磨後的黃豆粉香氣撲鼻，此時再混入蜂蜜拌勻，豆香中便摻了隱隱的醇甜。之後只需倒入些許放涼的清水，耐心搓成一粒粒鮮亮的小丸子。

這便是當朝夜市上備受喜愛的一道甜品——冰雪冷元子。為有消暑之效，通常還要放入冰水中冰鎮過後才食用，可惜她沒買冰塊，只好暫用井水替之。

將冷元子擱到碗裡，碗口再倒扣一只白盤，接著用粗麻繩五花大綁，小心翼翼從井口懸下，直至碗底沒入井水中，莫輕輕才拉緊麻繩，將另一端繫好，如此，只需靜待些時候即可。

她滿意地拍拍手，回身，結果對上小瑾繞著手指一副做錯事的模樣，愣了愣，哈哈一笑，「好了，不生你氣了。走，我們進山。」

說罷，解下圍裙，背起角落裡的竹簍。

小瑾也重新覆上滿臉笑，扯住她的衣袖乖巧跟在身旁。

去往山裡的那條路，莫輕輕走過好些遍，如今只覺得越發近了，很快就抵達山腳。

山裡多樹蔭，甫一踏入，彷彿渾身毛孔被打開，涼爽沁人，她不禁想起那本遊記。

避暑山莊大抵也是這滋味吧，那群學神還真會享受，改日她有錢，也要在酷暑時分躲進山莊裡，寫不來遊記，躺著喝口涼茶吃吃點心也是極好的。

正想著，已往山裡走了段路。

雖過了最適宜撿菌子挖筍的清晨，但好在還不算太晚，往深處再走走，仍然有半簍子收穫。

以前每每竹簍裝滿，她便不再往裡走，但今日既已入了深處，莫輕輕就耐不住好奇，牽著小瑾繼續一路往裡。

越往山林深處，樹木越蔥翠繁盛，周圍也更清涼。待到穿過密林，她才知道，另一頭別有洞天。

密林之後是片綠油油的草地，踩在上頭，腳底鬆軟。仰起頭是振翅而飛的綠蜻蜓，低下又是幾隻翩翩起舞的彩蝶，盡是愜意。

莫輕輕卸下竹簍，尋個地方躺下，吹著林中呼出的絲絲涼風，嗅著身旁淡淡的青草香，不自覺泛起睏意。

「小瑾，我先睡會兒，你別亂跑啊……」

許是這裡太舒適，又許是今日起得太早，莫輕輕很快熟睡過去。

這一覺睡得香甜且久，到最後，是被一絲甘甜給叫醒。

莫輕輕睜眼時，瞧見的不是藍天白雲，而是一雙澄澈似琉璃的眸子，眸底倒映著她的模樣。

男子離得近，眉眼認真，修長的手指攥著什麼正往她嘴裡塞。

她回過神，杏眼圓睜，下意識往一旁滾了圈，然後抹了把唇畔，指尖沾上些許紅色汁液，再定睛一看，小瑾手裡正拿著顆紅通通小果子。

小瑾忙抱著懷裡的東西又湊上來，傻笑著攤開給她看。

「山泡兒？」

山泡兒是種野果子，紅通通的十分好看，嘗起來清甜可口，小瑾摘的這些，瞧著汁水還分外充沛。

莫輕輕登時鬆口氣，幸好不是給她餵什麼奇怪的東西。

「你這都是從哪兒摘來的？」

小瑾想了想，指了指不遠處的林子方向。

那種地方竟也給他翻到了，莫輕輕哭笑不得，從他懷裡挑揀出摻在裡頭的蛇泡給扔得遠遠的。

蛇泡兒與山泡兒外形相似，容易搞混，可味道差遠了，聽說味淡還隱隱有些酸澀，可作中藥，帶些許毒素，吃那麼一兩粒還好，若是吃得多……

想到這，她手一頓，慌忙捏住小瑾的腮幫子緊張地往他嘴裡看，「你沒吃吧？嗯？」小瑾被她捏得有些疼，哼唧幾聲，待她將人鬆開，才又抱著懷裡的東西往她跟前湊。

「小瑾不吃，娘子吃。」

原來是特意為她留的，莫輕輕心裡淌過陣暖意，挑出一顆又大又紅的在袖口輕輕擦了擦，餵到他嘴邊，微微一笑，「我們一起吃。」

沐著微風，兩人並排坐在草地上，吃完山泡兒，便背著竹簍起身。

雖說有些捨不得這地方，但一想起扔掉的那些蛇泡兒，莫輕輕還是惴惴的。

蛇泡兒沒什麼邪乎，但它慣常生長在陰暗潮濕的地方，這一點可是和蛇類的習性如出一轍。

兩人照舊原路折回，途中片刻不停歇，待遠離了那地兒，步子才終於見緩。

竹筍和香蕈只裝了半簍子，就這麼下山，莫輕輕覺得有些可惜，便在途中另摘了半簍子的木槿。

正值木槿花盛開之際，漫山遍野隨處可見，粉的、紫的簇擁成一團，好看又惹眼。

若是恰巧一陣山風吹過，捲起的馨香還會飄向山野各個角落。

兩種顏色各採些許，將簍子塞滿，兩人才心滿意足地下山。

到家時，日頭已爬到了屋簷下。囑咐小瑾在屋內待著，莫輕輕背著竹簍入了廚房。

將鮮筍和香蕈暫時晾置一旁，她取來兩只木盆，拉了小板凳坐下，擇下木槿花瓣後，按顏色分扔進盆裡，仔細洗淨、瀝過水。

花瓣浸過水，看上去更鮮活，柔嫩光潤，嬌豔欲滴，溢出的花香充滿了整間屋子。若是詩人，大抵要心生憐惜，再對著花瓣吟詠一首，怎奈撞上的是個廚子，瞧了瞧嬌嫩的花瓣，莫輕輕只覺得入口肯定同樣鮮美。

花瓣瀝水後需搗爛，她嫌石鉢內壁太粗糙，用來榨汁不適合，還易吃水，讓本就不多的花汁又耗上一半，索性直接在碗裡搗了，好在花瓣脆弱，不需太多工夫，照樣得了一粉一紫兩碗花汁。

碗裡添些涼水，攪勻濾出殘渣，只留兩碗清澈汁液。

《道德經》有云，一生二，二生三，三生萬物。莫輕輕盯了花汁半晌，到底還是另備蛋液湊成三碗，再各自混入麵粉，撚些許鹽，揉成拳頭大小的麵團。

揉麵不僅是個技術活兒，還是個耐心活兒，麵揉得越久，筋道就越足，入口也更有嚼勁和滋味。

揉好麵團，莫輕輕的胳膊已酸得不行。

這時，小瑾興沖沖跑進來，扯著她的衣袖，帶她走到院子，指了指井裡，滿是期待的丹鳳眼看著她忽閃忽閃。

莫輕輕不由失笑，「還記著呢。」他指的自是井底那碗冰雪冷元子。

她也不含糊，擰起衣袖將井裡的碗給拉上來。

井水冰涼刺骨，碗浸沒在裡頭這麼些時候，早已冰鎮得透心涼。

剛一碰觸碗壁，她就被沁骨的涼意給逼得縮回手，最後還是拉下衣袖圈住碗，抱著回了堂屋。

井水果然適合消暑，掀開白盤時，竟覺得有一絲涼意襲面，倒是讓莫輕輕憶起了夏日打開冰箱的那一瞬。

冰鎮後的冷元子，香氣絲毫沒被壓制，反倒夾著涼意，甜香越發清爽。

莫輕輕夾起一粒嘗了口，丸子酥香，咬碎後口感綿密，像是團柔軟的冰沙，在舌尖融化開，甜甜的，涼絲絲的，豆香四溢。

味道不錯，關鍵是吃著還解暑，將身上一半熱氣給驅散。

她另外取了一只碗，分了些冷元子遞給小瑾，「小瑾，你把這碗送去給隔壁的孀孀，能做到嗎？」

怕他不懂，她還指了指李月英家的方向。

小瑾傻傻一笑，狠狠一點頭，抱著碗歡快地出了門。

「跑慢點！」

莫輕輕追在後頭叮囑了句，無奈一笑，提步又進廚房。

此時三個麵團皆已醒好，她又再揉著，至表面滑嫩如肌膚，內裡緊實無細縫才停下，一一擀成薄麵片，撒些麵粉，用刀切成根根勻稱的細麵。

纖細十指抓了些許麵粉，將麵條抖幾抖，使其均勻散開，再分三鍋扔進滾水中煮熟撈起，過涼水後混放進斗笠麵碗，淋上麻油攪拌。黃粉紫三色麵條根根分明，在碗中亮晶晶的，煞是好看。

莫輕輕剛想拿小碗調製醬料，恰逢小瑾歡歡喜喜跑回，瞧這高興模樣，顯然是完成了任務。

她不吝讚賞道：「小瑾真棒，快去吃冷元子，涼麵也快好了。」

小瑾好像越來越聽得懂她的話了，掛著笑奔回堂屋。

她說笑歸說笑，手裡卻不停，舀勺醬油，添入醋、蒜末和熟芝麻，再放些許鹽和糖，撒把蔥花，一起拌勻。

現下沒有辣椒，大多是以薑、芥末及芥菜調出辣味，她平日也是芥末醬用得最多，但一想今日食攤剛開張，生意又不錯，還是轉而撒了些較昂貴的胡椒粉。

胡椒一撒，滿室生香，麵條中再鋪些黃瓜絲，加入調好的醬料。

莫輕輕邊拌著麵邊走進堂屋，小瑾正扒著桌子上吃得歡，嘴角沾了一圈豆粉。

她拿帕子給他擦淨，將分出的一碗麵推過去。

半簍子的木槿花榨成汁也不過才兩碗，和出的麵剛好只夠兩碗，倒顯得有幾分珍貴。

她也坐下，剛攪起木箸，便聽對面喊了句「好香」。

木槿花汁揉成的麵條，即便蓋了層濃郁醬汁，但送入口的那一瞬，依舊有淡淡花香可聞，麵條入口更是柔滑爽利，頗有嚼勁，還涼絲絲的。

兩人風捲殘雲地將麵吃完，便抱著微飽的肚子嘗起冷元子，當作飯後甜點。

這時，有人敲響院門。

「輕輕。」李月英喊了兩聲。

莫輕輕趕忙起身迎出。

李月英正抱著團衣裳站在院外，見她走出，便踏進了院子。

「嬸嬸，怎麼了？」

「輕輕啊，是這樣，嬸嬸這幾日不是又得出城給人籌辦宴席嗎？剛才收拾行裝發現了這件衣裳才記起，這是初見小瑾時他身上穿的，當時嫌它又髒又破，便拿了妳叔叔的衣裳給他換上，這件就給洗了。」

李月英將衣裳交給她，一起塞過來的還有塊色澤通透的玉佩，「妳瞧我這記性，之後就把這事給忘了，隨手跟一堆衣裳混著扔到一邊。嬸嬸方才拿起來看了看，是件好衣裳，可惜破破爛爛，妳看到底是縫一下還是扔掉，自己做決定吧。還有這塊玉佩，也是繫在衣裳上的，嬸嬸瞧著應該是挺貴的物件，妳可收好了，別讓人起了歹心。」

衣裳確實好，稍稍摸一把便知與她們身上穿的不一樣。莫輕輕想，小瑾大抵真是哪家的富家公子。

她朝李月英道過謝，「麻煩嬸嬸了。」

「這點小事不麻煩，妳別怪嬸嬸現在才說就好。那嬸嬸回去繼續收拾，妳先忙。」

李月英擺擺手就要走，剛轉身，卻突然想起什麼，回過頭又囑咐，「對了，過幾日有花燈節，妳沒忘吧？小姑娘都喜歡那日子，夜市也熱鬧，妳到時記得帶小瑾出門逛逛，別總待在家想著吃什麼，知道嗎？」

這話說得莫輕輕面色一紅，忙小雞啄米似的點頭，「好好，聽您的，出去逛逛。」

李月英這才滿意離開。

莫輕輕抱著衣裳進了屋，坐下撐開一瞧，透過衣裳背後偌大的洞，還能瞧見對面

小瑾傻笑的那張臉，秀眉不禁一挑，這可難為她了……

破衣裳終究還是被她一剪刀下去裁開，用挑了青竹紋的那片縫成一個小布包，掛在了小瑾身上。

莫輕輕大學時期曾陪室友在手工社團待過一段時日，所以針線活對她來說不難，雖不比專業繡工，但針腳也是緊密有致。

最重要的是，小瑾喜歡啊。看他高興得直蹦躑的模樣，莫輕輕油然而生一股自豪感。

她低頭再看手裡的玉佩，這個帶出去太招搖，還是收好，說不定是很重要的東西。

「小姑娘，那是妳自家調的醬汁？聞著倒是香，再給我舀一勺吧。」

「好！」莫輕輕應了話，毫不遲疑地往豆皮上淋一層醬汁。

「還有蔥花，也再來點。」

「行！」

接著又是不厭其煩地撒一勺蔥花，末了不忘抬頭笑問一句，「您看還想再添點什麼？」

食客捋了捋花白長鬚，慢悠悠掃一眼攤車上的佐料，擺擺手作罷，「這樣就夠，再多就串味了。」

她再應聲「好」，便遞過去豆皮，收了錢。

「那老伯您慢走。」

送走食客，當下這波客流才算過去，她暗吁口氣，甩了甩酸脹的胳膊，轉身回到攤位，拿起抹布忙著收拾攤車。

此時，一道朗潤的嗓音臨頭覆下，「莫姑娘，今日生意依舊這樣好啊。」

她直起身，瞧見的是任修含蓄且溫和的笑。

任修，小書攤的攤主。擺攤這幾日，兩人經常抬頭不見低頭見，便偶爾也會交談幾句。不過到目前為止，莫輕輕也只知道他名字，以及正努力備戰明年春闈。

她含笑直起身，「任公子可是要吃點什麼？」

聞此，任修垂眸，悄然看一眼攤車上懸著的小木牌，簪花小楷書寫的幾個字實在秀氣好看，但也刺眼。

暗暗攥緊了袖中空癩的錢袋，他輕抿薄唇，搖搖頭，「莫姑娘，對不住，我是打算買兩個炊餅的。」

言罷，衝她歉施一禮，提步走向隔壁的炊餅攤。

賣炊餅的大娘耳聰目明，當即聽見了這消息，一收倦怠面容站起，得意地覷了莫輕輕一眼，才笑吟吟迎客。

莫輕輕倒是不甚在意，勾了勾唇，低頭繼續忙活。

這邊收拾好，再去看小瑾，見他依舊乖巧坐在身後，愛不釋手地摸著小布包傻笑樂呵。

怎地，她針線活就這麼好？都好幾日了，還是這樣高興。

不過這模樣倒是讓莫輕輕頗為滿意。

說起來，小布包自縫好，還沒派上用場呢。莫輕輕想著，視線落到攤車上那一小鉢米飯裡，那是她早上貪嘴想喝鍋巴粥才額外煮的米飯，此時雖已放涼，但白胖胖的飯粒仍舊晶瑩透亮。

趁暫時沒食客，要不給小瑾做道零食吧。

她擦淨手，將米飯平鋪在食盤裡，壓勻，用碗口倒扣出一塊塊圓形米餅。

莫輕輕撤掉爐子上的鍋，轉而從攤車裡搜羅出一張鐵網。這是前幾日去鐵鋪請師傅打造的，雖花了不少錢，但成品很是不錯，與現代的烤網毫無二致。

鐵網架上爐子，薄塗一層油，炙烤須臾，再拿小木板刮起米餅一塊塊攤上。

剛觸及鐵網，米餅便滋滋作響，一股焦香迫不及待撲出。

這令莫輕輕憶起早上剛吃過的米鍋巴來，脆脆的，焦香撲鼻，咀嚼後還有絲甜。

「莫姑娘，這又是什麼？」

任修買完炊餅，聞香又折回到攤子前，好奇地盯著那一張張米餅。

莫輕輕笑回，「閒暇時候的小食罷了。」

米餅經火一炙，表皮變得脆硬，這算定好型，她沒再貪戀，立馬夾回食盤，然後撤下鐵網，重新換上炒鍋，熱好油。

剛下油鍋，米餅周身便吡溜冒起油泡，表皮那層白雪般的飯粒肉眼可見地變得金黃，還撐得圓鼓鼓的，溢出鍋的香氣勾得小瑾也不再樂呵，立刻湊上來，探著脖子往鍋裡瞧。

「別被油星濺到了。」莫輕輕立即將人又摠回。

米餅炸得酥脆後迅速撈起，此時若手裡木箸稍一用勁，還能聽見啵啵的飯粒壓碎聲。之後只需放置瀝乾油，兩面刷上用蜂蜜和醬油混合的醬汁。

原本這就可食用，但莫輕輕擔心飯粒遇上醬汁又被化軟，於是複再炙烤一次，才算完工。

她抬起頭，「這叫醬油仙貝，任公子可要嘗嘗？」

任修斟酌片刻，猶豫問：「這個怎麼賣？」

莫輕輕莞爾，拿了粗竹麻紙袋包上三塊仙貝遞去，「這個不賣，我做著給小瑾吃的，任公子也幫著嘗嘗，看看味道如何。」

「這、這不好……」

「你快接著，燙！」莫輕輕手顫了顫，驀然拔高嗓音打斷他的話。

任修嚇得下意識就接過手，她還真沒騙他，剛炙過的仙貝確實燙手，他兩隻手倒騰幾個來回，才終於拿穩，再一抬頭，卻對上姑娘的一張笑顏。

「快嘗嘗。」

再遞回去就顯得有些無趣了，任修點點頭，低下頭對著一塊仙貝咬上一口，啵啵一聲，小半塊仙貝竟直接斷裂開，還濺出零星米渣，他難為情地擦了擦嘴角，才細細咀嚼。

仙貝極脆，外皮有股焦香，刷上拌了蜂蜜的醬汁，鹹甜參半，很是入味。而再往裡，米香又十分醇厚，入口柔綿，恰好地平衡了整個味道。

任修大為讚賞道：「好吃！酥脆可口，越嚼越有滋味。莫姑娘，原來這就是妳的手藝，怪不得每日生意這麼好。」

「任公子過獎了。」

「只是，這樣好吃的東西，我也不能白吃。」任修垂眸一想，突地臉龐生彩，「不若我再送妳一本詩當作答謝吧。」

又來？莫輕輕眼皮跳了幾跳。

「其實翰林學士中，我最是欽佩蘇司業的才學，我還有他——」

「任公子。」莫輕輕堆著笑打斷他的話，指了指他身後，「有人找你。」

任修不明所以地回過身，才發覺身後站著一個姑娘，輕紗罩面，只露出一雙柔情似水的明眸。

「柳、柳姑娘。」他下意識擦了擦嘴角，將竹麻紙袋攏了攏，罩進袖中，「妳來買書？這邊請。」

那姑娘視線在莫輕輕面上停留一瞬，旋即微微一頷首，隨任修離去。

目送那二人身影，莫輕輕微微眯起眼，八卦之魂默默燃燒沸騰。

這二人……極般配！

「娘子。」

突然被冷落，小瑾噘起嘴，扯她衣袖將人拉回神，略顯怨艾地盯過來。

莫輕輕咳幾下以緩解尷尬，捏了塊放涼的仙貝塞過去，「不氣不氣啊，這些都是你的。」

說罷，又拿竹麻紙袋將剩下的仙貝都裝起，折好口子，塞進他的小布包裡。

小包一下子就變得鼓起來，裡頭裝的還是好吃的，小瑾總算重新綻開笑。

莫輕輕將人打發到一旁，撒手去忙自己的事了，第一要緊事便是擦乾淨剛用過的鐵網，畢竟明日夜市上還得用呢。

這東西好使歸好使，就是不易清洗，現下她還沒水，只能先用抹布簡單擦一把。